

< 2005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中国年度

中篇小说

方方 > 出门寻死
叶广生 > 响马堡
刘庆邦 > 卧床
迟子建 >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
陈忠实 > 太平狗
韩少功 > 报告政府

小说选刊

◆ 漓江出版社

√ 2005

中国年度

中国作协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中篇小说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5中国年度中篇小说/《小说选刊》选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06.1

(2005中国年度作品系列)

ISBN 7-5407-3561-9

I .2... II .小... III .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54184号

2005中国年度中篇小说

选编者 《小说选刊》

责任编辑 庞俭克

美术编辑 罗云

责任校对 田芳
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版人 李元君
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
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
邮编 541002

发行电话 0773-2821573 2863978

传真 0773-2821268 2802018

邮购热线 0773-2821573

电子信箱 ljcs@public.glptt.gx.cn

<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>

印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

开本 720×980 1/16

印张 42.5

字数 735千字

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

印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6 000册

书号 ISBN 7-5407-3561-9/I·2428

定价 35.00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编者的话

在编选今年选本的时候，编辑部的同事们不约而同地讨论起一个话题，那就是这套年选本连续出版了九年，为什么仍然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印数？大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已经成了各种选本中的品牌，有了相对固定的读者。这个结论对我们来说，是一种鼓励，也是一种压力，促使我们必须认真遴选，好在每年都有一大批优秀作品问世，给了我们巨大的取舍空间，当然也就不会辜负广大读者的期待。

去年第一次在我们的选本中露面的葛水平，今年又有《喊山》入选。《喊山》将我们的目光拉向一个荒僻的远处，葛水平不慌不忙，先在那道窄窄的山梁上，喷洒了一种浓郁的氛围，然后让一声意外的爆炸，打破小小山村的宁静。葛水平写了人物的命运，讲述偶然事件作用下的命运演变，在叙述命运演变的过程中，继续渲染荒僻山村的独特气息，这气息和命运融为一体，构成了一曲凄婉而又温暖的歌，歌声从远处飘来，进入了我们的心灵。

晓航是一位近年来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年轻作家，他那篇《师兄的透镜》去年获得了《人民文学》年度奖，今年这篇《努力忘记的日落时分》也是一篇颇有新意的佳作。他让三位性格不同的女性，飘忽于虚幻的情境，让那日落时分的情怀，激荡在人物心间。情境虚幻而又真切，人物飘忽却也鲜活，让人们在飘忽虚幻中感受情感，体验人生的意味。

在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中，迟子建的写作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以前作品那种淡淡的哀伤变得坚硬而又沉重——在那个乌唐小镇，叙述人心中的疼痛和蒋百嫂的不幸发生碰撞，进而沉没在乌唐小镇悲哀的深潭。坚硬而又沉重的哀伤震动人心，而关于生与死的认知，则如同

那盒子中的蝴蝶，向空中升华。

陈应松是我们多次关注的一位作家，他的《松鸦为什么鸣叫》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。今年我们选了他的《太平狗》。在这篇作品中，陈应松虚实交错，构造异境。他用一条狗的忠诚，反衬人类的残暴与无情，把忠诚与残暴都大胆地夸张并推向了极致，在这异境当中，一位穷苦山民心目中光彩照人的都市，被剥去华美的外衣，人性的劣质暴露无遗。异境令人触目惊心，故事让人欲哭无泪，是一种颇有力度的批判，更是对人性良知的呼唤。

《林老板的枪》是一篇直面当下生活的现实主义佳作。作者杨少衡给我们讲述了一场较量。从那位徐县长进入县城，较量就开始了，他陷入了重重包围——金钱，美女，有意为之的菜豆事件，来自上级的无形压力……杨少衡写官员，却没有像当下流行小说那样写腐败，而是刻画了一位好官，让好官手中的权力面临资本的挑战。杨少衡关注当下现实生活，却并不就事论事，而是巧妙设计情节，精心描绘个性。他让较量的双方势均力敌，林老板拥有金钱，徐县长拥有权力；林老板拥有狡诈与恶毒，徐县长拥有智慧与信念，于是，人物形象丰满起来，这场较量也显得格外精彩，格外沉重，格外耐人寻味了。

短篇小说《幸福花儿开》写得精巧灵秀，最突出的是王兰花的形象，王兰花心性变化无常，是个典型的乡村浮躁女人。她先是觉得自己挺幸福，而后又想尝尝挨打的滋味，先是回绝了大锯，后来又去勾引他，她嫉妒心强，好奇心也强，什么都想打探，把嚼舌当成快乐。作品很单纯，就写一个女人心性的变化，写得入情入理，鲜活生动。最后还写了村民们态度的变化，这最后一笔，使作品增添了别样的滋味。

阿成的短篇小说《赵一曼女士》曾经获得第一届鲁迅文学奖。他的作品几乎每年都会进入我们的年选本，今年选的是《上帝之手》。可以看出，从事小说创作多年之后，阿成仍然保持着他的从容，以从容叙述寻常，以从容表达壮烈。同从容就义的赵一曼女士一样，《上帝之手》中的牧师冯约翰也是从容的，从容地面对生活，从容地面对酷刑，从容地惩罚罪恶，也从容地信奉着他的信仰，一个形象就这样站立起来了。阿成刻画了人物的个性，更描绘了心灵的力量。

读《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》，会让我们想起徐坤获得第二届鲁迅

文学奖的短篇小说《厨房》。《厨房》写最后的晚餐，这一篇写最后的探戈，《厨房》节制，这一篇张扬。徐坤描绘男人女人间的微妙与复杂，更表达了人心的微妙与复杂。她自自然然地将深意蕴含在节制或张扬的文字当中，深夜里一真一假的热吻，广场上旁若无人的狂舞，真情与假意，挑战与作秀，都给我们提供了朦胧而又多元的主题，值得细细品味。

今年有颇多佳作入选，请大家慢慢欣赏。

《小说选刊》编辑部

2005年12月

目 录

编者的话 《小说选刊》编辑部 (1)

喊 山 葛水平 (1)

出门寻死 方 方 (33)

林老板的枪 杨少衡 (86)

卧 底 刘庆邦 (124)

洪荒时代 何存中 (175)

响马传 叶广岑 (223)

雁过藻溪 张 翎 (257)

伊克沙玛 萨 娜 (299)

努力忘记的日落时分 晓 航 (335)

姑 父 王瑞芸 (372)

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迟子建 (392)

怕羞的木头 孙春平 (434)

黑白师傅的青黄时代 武 歆 (467)

在水仙花心起舞 须一瓜 (494)

小 京 张 忌 (520)

报告政府 韩少功 (550)

解 决 乔 叶 (615)

太平狗 陈应松 (633)

附 录 (672)

喊 山

葛水平^①

太行大峡谷走到这里开始瘦了，瘦得只剩下一道细细的梁，从远处望去赤条条的青石头儿悬壁上下，绕着几丝儿云，像一头抽干了力气的骡子，瘦得肋骨一条条挂出来，挂了几户人家。

这梁上的几户人家，平常说话面对不上面要喊，喊比走要快。一个在对面喊，一个在这边答，隔着一条几十米直陡上下的深沟声音倒传得很远。

韩冲一大早起来，端了碗吸溜了一口汤，咬了一嘴黄米窝头口齿不清地冲着对面喊：“琴花，对面甲寨上的琴花，问问发兴割了麦，是不是要混插豆？”

对面发兴家里的琴花坐在崖边上端了碗喝汤，听到是岸山坪的韩冲喊，知道韩冲想过来在自己的身上欢快欢快，斜下碗给鸡们泼过去碗底的米渣子，站起来冲着这边喊：“发兴不在家，出山去矿上了，恐怕是要混插豆。”

这边厢韩冲一激动，又咬了一嘴黄米窝头，喊：“你没有让发兴回来给咱弄几个雷管？糴把玉茭糟害得比人掰得还干净，得炸炸了。”

对面发兴家里的喊：“矿上的雷管看得比鸡屁眼还紧，休想抠出个蛋来。上一次给你的雷管你用没了？”

^① 葛水平 女，山西沁水县人，现为山西长治市戏剧研究院编剧，发表过诗、散文和小说。

韩冲咽下了黄米窝头口齿清爽地喊：“收了套就没有下的了。”

对面发兴家的喊：“收了套，给我多拿几斤獾肉来啊！”

韩冲仰头喝了碗里的汤站起来敲了碗喊：“不给你拿，给谁？你是獾的丈母娘呀。”

韩冲听到对面有笑声浪过来，心里就有了一阵紧一阵的高兴，哼着秧歌调往粉房的院子里走，刚一转身，迎面碰上了岸山坪的外来户腊宏。腊宏肩了担子，担子上绕了一团麻绳，麻绳上绑了一把斧子，像是要进后山圪梁上砍柴。韩冲说：“砍柴？”腊宏说：“呵呵，砍柴。”两个人错过身体，韩冲回到屋子里驾了驴准备磨粉。

腊宏是从四川到岸山坪来落住的，到了这里，听人说山上有空房子就拖儿带女的上来了。岸山坪的空房子多，主要是山上的人迁走留下来的。以往开山，煤矿拉坑木的包了山上的树，砍树的人就发愁没有空房子住，现在有空房子住了，山上的树倒没有了。獾和人一样在山脊上挂不住了就迁到了深沟里，人寻了平坦地儿去，獾寻了人不落脚踪的地儿藏。腊宏来山上时领了哑巴老婆，还有一个闺女一个男孩。腊宏上山时肩上挑着落户的家当，哑巴老婆跟在后面，手里牵着一个，怀里抱着一个。哑巴的脸蛋因攀山通红透亮，平常的蓝衣，干净、平展，走了远路却看不出旅途的尘迹来。山上不见有生人来，惹得岸山坪的人们稀罕得看了好一阵子。腊宏指着老婆告诉岸山坪看热闹的人，说：“哑巴，你们不要逗她，她有羊羔子疯病，疯起来咬人。”岸山坪的人们想：这个哑巴看上去挺利索的，要不是有病，要不是哑巴，她肯定不会嫁给腊宏这样的人。话说回来，腊宏是个什么样的人——瓦刀脸，干巴精瘦，豆豆眼，干黄的脸皮儿上有害水痘留下来的窝窝。韩冲领着腊宏转一圈子也没有找下一个合适的屋，转来转去就转到韩冲喂驴的石板屋子前，腊宏停下了。

腊宏说：“这个屋子好。”韩冲说：“这个屋子怎么好？”腊宏说：“发家快致富，人下猪上来。”韩冲看到腊宏指着墙上的标语笑着说。标语是撤乡并镇村干部搞口号让岸山坪人写的，当初是韩冲磨粉的粉房，磨房的主要收入是养猪。韩冲说：“就写个养猪致富的口号。”写字的人想了这句话。字写好了，韩冲从嘴里念出来，越念越觉得不得个劲，这句话不能细琢磨。韩冲说：“我喂着驴呢，你看上了，我就牵走驴，你来住。”韩冲可怜腊宏大老远地来岸山坪，山上的条件不好，有这么个条件还能说不满足人家？腊宏看中这房子，主要石头房子离庄上远，他不愿意抬头低头地碰见人。

住下来了，岸山坪的人们才知道腊宏人还懒，腿脚也不勤快。其实靠山吃

山的庄稼人，只要不懒，哪有山能让人吃尽的。但腊宏常常顾不住嘴，要出去讨饭。出去大都是腊月天正月天，或七月十五八月十五，赶节不隔夜，大早出去，一到天黑就回来。腊宏每天回来都背一蛇皮袋从山下讨来的白馍和米团子。山里人实诚，常常顾不上想自己的难，老想别人的难，同情眼前事，恹惶落难人。哑巴老婆把白馍切成片，把米团子挖了里边的豆馅，摆放在有阳光的石板上晒。雪白的馍、金黄的米团子晒在石板地上，走过去的人都要回过头咧开嘴笑，说哑巴聪明，知道米团子是豆馅，容易早坏。

腊宏的闺女没有个正经名字，叫大。腊月天和正月天，岸山坪的人会看到，腊宏闺女大端了豆馅吃，紫红色的豆馅上放着两片酸萝卜。韩冲说：“大，甜馅儿就着个酸萝卜吃是个什么味道？”大以为韩冲笑话她就翻他一眼，说：“龟儿子。”韩冲也不计较她骂了个啥，就往她碗里放了两张粉浆饼子，大扭回身快步搂了碗，进了自己的屋里，一会儿拽着哑巴出来指着韩冲看。哑巴乖巧的脸蛋儿冲韩冲点点头，咧开的嘴里露出了两颗豁牙，吹风露气地笑，有一点感谢的意思。

韩冲说：“没啥，就两张粉浆饼子。”

韩冲给岸山坪的人解释说：“哑巴不会说话，心眼儿多，你要不给她说明清楚，她还以为害她闺女呢。”

挖了豆馅的米团子，晒干了，煮在锅里吃，米团子的味道就出来了。哑巴出门的时候很少，岸山坪的人觉得哑巴要比腊宏小好多，看上去比腊宏的闺女大不了多少，也拿不准到底小多少。哑巴要出门也是在自己的家门口，怀里抱着儿，门墩上坐着闺女，身上衣服不新却看上去很干净，清清爽爽的小样儿还真让青壮汉们回头想多看几眼。两年下来，靠门墩的墙被磨得亮汪汪的，太阳一照，还反光，打老远看了就知道是坐门墩的人磨出来的。

岸山坪的人不去腊宏家串门，腊宏也不去岸山坪的人家里串门。有时候人们听见腊宏打老婆，打得很狠，边打还边叫着：“你敢从嘴里蹦一个字出来，老子就要你的命！”岸山坪的人说，一个哑巴你倒想让她从嘴里往出蹦一个字。

有一次韩冲听到了走进去，就看到了腊宏指着哆嗦在一边的哑巴喊着“龟儿子，瓜婆娘”，看着韩冲进来了，反手捏了两个拳头对着他喊起来：“谁敢来管我们家的事情，我们家的事情谁敢来管？”腊宏平常见了人总是笑脸，现在一下黑了脸，看上去一双豆豆眼聚在鼻中央，怪凶的。韩冲扭头就走，边走边大气不出地回头看，怕走不利索身上沾了什么晦气。

现在韩冲驾了驴准备磨粉，他先牵了驴走到院子一角让驴吧嗒两粒驴粪，

然后又给驴套上护嘴捂了眼罩驾到石磨上，用漏勺从水缸里捞出泡软的玉茭填到磨眼上。韩冲拍了一下驴屁股，驴很自觉地绕着磨道转开了。

韩冲因为家境不好，三十岁了还没有说上媳妇。想出去当上门女婿，出去几次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家户，反复几年下来就这么耽搁了。也不是说韩冲长得不好，总体看上去比例还算匀称，主要问题还是山上穷，山下的哪个闺女愿意上来？次要问题是他和发兴老婆的事情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这种事情张扬出去就不是落到了尘土深处，而是落入了人嘴里，人嘴里能飞出什么好鸟吗？

头一道粉顺着磨缝挤下来流到槽下的桶里，韩冲提起来倒进浆缸，从墙上摘下箩，舀了粉，一边箩，一边擦着溅在脸上的粉浆。白乎乎的粉浆像梨花开满了衣裳，韩冲想：都说我身上有股老浆气，女人不喜欢挨，我就闻着这个味道好，琴花也闻着这味道好。一想到琴花，想到黑里的欢快，他就鸟儿一样吹了两声口哨。他箩下来的粉叫第二道粉，也是细粉，要装到一个四方白布上，四角用吊带拎起来吊到半空往外淋水，等水淋干了，一块一块掰下来，用专用的荆条筐子架到火炉上烤。烤干了打碎就成了粉面，和白面豆面搭配着吃，比老吃白面好，也比老吃玉茭面细，可以调换一下口味。

甲寨和沟口附近的村子，都拿玉茭来换粉面。韩冲用剩下来的粉渣喂猪，一窝七八头猪，单纯用粮食是喂不起的，韩冲磨粉就是为了赚个喂猪的粉渣。做完这些活儿，韩冲打了个哈欠给驴卸了眼罩和护嘴，牵了出来拴到院子里的苹果树上，眯了眼睛望了望对面崖边上，远远地他就看见了他现在最想找的人——发兴的老婆琴花。

“韩冲，傍黑里记着给我舀过一盆粉浆来。”

琴花让韩冲舀粉浆过去，韩冲就最明白是咋回事了，心里欢快地跳了一下，他知道这是叫他晚上过去的暗号。还没等得韩冲回话，就听得后山圪梁的深沟里下的套子轰地响了一下，韩冲一下子就高兴起来，对着对面崖边上的琴花喊：“日他娘，前晌等不得后晌，崩了，吃什么粉浆，你就等着吃豕肉吧！”

韩冲扭头往后山跑，后山的山脊越发地瘦，也越发地险，就听得自己家的驴应着那一声爆炸，惊得“哥哦哥，哥哦哥”地叫。

韩冲抓着荆条往下溜，溜一下屁股还要往下坐一下。韩冲当时下套的时候，就是冲着山沟里人一般不进去，豕喜欢走一条道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一点弯道都不绕。豕拱土豆，拱过去的你找不到一个土豆，拱得干干净净，豕和人一样就喜欢认死理。韩冲溜下沟走到了下套的地方，发现下套的地方有些不对劲，两边有两捆散开了的柴，有一个人躺在那里哼哼。韩冲的头霎时就大

了，满目金星出溜出溜地往出冒。

炸獾炸了人了！炸了谁了？

韩冲腿软了下来问：“是谁？”

“韩冲，你个龟儿子，你害死我了。”

听出来了，是腊宏。

韩冲奔过去，看到套子的铁夹子夹着腊宏的脚丢在一边，腊宏的双腿没有了。人歪在那里，两只眼睛瞪着比血还红。韩冲说：“你来这里干啥来了？”腊宏抬起手指了指前面，前面灌木丛生，有一棵野毛桃树，树上挂了十来个野毛桃果，有一个小松鼠鬼鬼祟祟朝这边瞅。韩冲回过头，看到腊宏歪了头不说话了，他忙把腊宏背起来往山上走，腊宏的手里捏了把斧头，死死地捏着，在韩冲的胸前晃，有几次灌木丛挂住了也没有把它拽落。

韩冲背了腊宏回到村里，山上的男女老少都迎过来，看背上的腊宏黄锈的脸上没有一丝儿血色。把他背进了家放到炕上，他的哑巴老婆看了一眼，紧紧地抱了怀中的孩子扭过头去，弯下腰呕吐了一地。听得腊宏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哑巴抬起身迎了过来，韩冲要哑巴倒一碗水，哑巴端过来水，突然腊宏的斧头照着哑巴砍了过去。腊宏用了很大的劲，嘴里还叫着：“龟儿子你敢！”韩冲看到哑巴一点也没有想躲，腊宏的劲儿看着猛，实际上斧头的重量比他的劲儿要冲，斧头咣当垂直落地了。哑巴手里的一碗水也落地了。腊宏的劲儿也确实是用猛了，背过一口气，半天那气丝儿没有拽直，张着个嘴歪过了脑袋。韩冲没敢多想，跑出去紧着招呼人绑担架要抬着腊宏下山去镇医院，岸山坪的人围了一院子伸着脖子看，对面甲寨崖边上也站了人看，琴花喊过话来问：“炸了谁了？”

这边上有人喊：“炸了讨吃了！”

他们管腊宏叫讨吃。

琴花喊：“炸没人了，还是有口气？”

这边的说：“怕已经走到奈何桥上了。”

韩冲他爹扒开众人走进屋子里看，看到满地满炕的血，捏了捏腊宏的手还有几分柔软，拿手背儿探到鼻子下量了量，半天说了声：“怕是没人了。”

“没人了。”话从屋子里传出来。

外面张罗着的韩冲听了里面传出来的话，一下坐在了地上，驴一样“哥哦哥，哥哦哥——”地嚎起来。

二

炸獾炸死了腊宏，韩冲成了岸山坪第二个惹出命案的人。

这两三年来，岸山坪这么一块小地方已经出过一桩人命案了。两年前，岸山坪的韩老五外出打工回来，买了本村未出五服的一个汉们的驴，结果驴牵回来没几天，那驴就病死了。两人为这事麻缠了几天，一天韩老五跟这汉们终于打了起来。那韩老五性子烈，三句话不对，手里的镰刀就朝那汉子的身子去了，只几下，就要了人家的命。山里人出了这样的事，都是私下找中间人解决，不报案。他们知道报案太麻缠，把人抓进去，就是毙了脑瓜，就是两家有了仇恨，最终顶个屁？山里的人最讲个实际，人都死了，还是以赔为重。村里出了任何事，过去是找长辈们出面，说和说和，找个都能接受的方案，从此息事宁人。现在有了事，是干部们出面，即使是出了命案，也是如法炮制。两三年前，韩老五还不是最终赔了两万块钱就拉倒了事。

如今腊宏死了，他老婆是哑巴，孩子又小，这事咋弄？岸山坪的人说，人死如灯灭，活着的大小人儿以后日子长着呢，出俩钱买条阳关道，他一个讨吃的又是外来户，价码能高到哪儿去。

这天韩冲把山下住的村干部一一都请上来，干部们随韩冲上了岸山坪，一路上听事情的来龙去脉，等走上岸山坪时，已了解得八九不离十了。

看了现场，出门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站下来，商量了一阵子，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按这里的老规矩办。他们责成会计王胖孩来当这件事情处理的主唱：一来他腿脚勤；二来这种事情不是什么好事，一把二把手不便出面；三来这王胖孩的嘴比脑子翻转得快。

返进屋里坐下，王胖孩用手托着下巴颏儿对哑巴说：“你们住的这房是韩冲原来的吧？韩冲对你家腊宏应该是不错吧？他俩没仇没恨吧？腊宏因为砍柴误踩了韩冲的套子，这种事谁也没有料到吧？”咳嗽了一声，旁边的一人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有些摸不着深浅地问：“都说哑巴是十哑九聋，不知道你是听得见还是听不见？要是听见了就点一下头，要是听不见说也白说。”村干部和韩冲的眼光集体投向哑巴，就看到那哑巴居然慌怵怵地点了一下头。

干部们惊讶得抬直身体嗽了一声，王胖孩舔了舔发干的嘴片子，尽量摆正态度，把话说普通了：“这么说吧，你男人的确是死了……不容置疑。”

说到这里就看到腊宏老婆打了个激灵。王胖孩长叹一声：“真是生死有

命，富贵在天。你说骂韩冲炸獾炸了人了吧，他已经炸了，你说骂腊宏福薄命贱吧，他都没命了。这事情的不好办就是活的人活着，死的人到底死了。活的人咱要活，死的人咱要埋，是吧？这事情的好办是，你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妇女，你心明眼亮可惜就是不会说话。我们上山来的目的，就是要活的人更好地活着，死的人还得体面地埋掉。你一个哑巴妇女，带了两个孩子，不容易啊。现在男人走了，难！咱首先解决这个难中之难的问题，你相信我这个村干部，就让韩冲埋人，不相信我这个村干部，你就找人写状纸，告。但是，你要是告下来，韩冲不一定会给腊宏抵命，我们这些村干部因为你不是岸山坪的，想管，到时候怕也不好插手，说来你母女仨还是个黑户嘛。”

腊宏的哑巴老婆，惊讶得抬起头瞪了眼睛看。王胖孩故意不看哑巴扭头和韩冲说：“看见这孤儿寡母了吗？你好好的炸球什么獾？炸死人啦！好歹我们干部是遵纪守法爱护百姓的，看你凿头凿脑咋回事儿似的，还敢炸獾？赶快把卖猪的钱从信用社提出来，先埋了人咱再商量后一步的赔偿问题！”

哑巴像是丢了魂儿似的听着，回头望望炕上的人，再看看屋外屋内的人，哑巴有一个间歇似的默想，稍顷，抽回眼睛看着王胖孩笑了一下。

这一笑，让有强烈的表现欲望的王胖孩沉默了。哑巴的神情很不合常理，让干部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她到底笑个啥。

干部们做主让韩冲把他爹的棺材抬出来装了腊宏，事关重大，他爹也没有说啥。韩冲又和他爹商量用他爹的送老衣装殓腊宏，韩冲爹这下子说话了：

“你要是下套子炸死我了倒好了，现成的东西都有，你炸了人家，你用你爹的东西埋人家，都说是你爹的东西，但埋的不是你爹，这比埋你爹的代价还要大，我操！”

韩冲的脸儿埋在胸前不敢答话，他爹说：“找人挖了坟地埋腊宏吧，村干部给你一个台阶还不赶快就着下，等什么？你和甲寨上的娘儿们混吧，混出了人命了吧？还搭进了黄土淹没脖子的你爹。你咋不把脑袋埋进裤裆里！”说完，韩冲爹从木板箱里拽出大闺女给他做好的送老衣，摔在了炕上。

把腊宏装殓好，棺材准备起了，四个后生喊：“一二，起！”抬棺材的铁链子突然断了，抬棺材的人说：“日怪，半大个人能把铁链子拉断，是不是家里不见个哭声？”

哑巴是因为哭不出声，女儿儿子是因为太小，还不知道哭。王胖孩说：“锣鼓点儿一敲，大幕儿一拉，弄啥就得像啥！死了人，不见哭声叫死了人吗？这还是咱们的工作没有做好，这样吧，去甲寨上找几个女人来，村里花钱。”

马上就差遣人去甲寨上找人，哭妇不是想找就能找得到，往常有人不在了，论辈分往下排，哭的人不能比死的人辈分大。现在是哭一个外来的讨吃，算啥？

女人们就不想来，韩冲一看只好溜儿小跑到了甲寨上找琴花。进了琴花家的门，琴花正在做饭。听了韩冲的来意后，琴花坐在炕上说：“我哭是替你韩冲哭，看你韩冲的面，不要把事情颠倒了，我领的是你韩冲的情，不是冲村干部的面子。”

韩冲说：“还是你琴花好。”

看到门外有人影儿晃，琴花说：“这种事给一头猪不见得有人哭。这不是喜丧，是凶丧。也就是你韩冲，要是旁人我的泪布袋还真不想解口绳呢。”

门外站着的人就听清了——琴花要韩冲出一头猪，这可是天大的价码。

琴花见韩冲哭丧个脸，一笑，从箱子里拽了一块枕巾往头上一蒙，就出了门。

走到岸山坪的坡顶上看了一眼黑压压的人群，就扯开了喉咙：“你死得冤来死得苦，讨吃送死在了后梁沟——”

村干部一听她这样哭，就要人过去叫她停下来——这叫哭吗？硬邦邦的没有一点情感。

琴花马上就变了一个腔：“水流千里归大海，人走万里归土埋，活归活啊死归死，阳世咋就拽不住个你？呀喂——啊啊啊。”

琴花这么一哭把岸山坪的空气都抽拽得麻怵起来，有人试着想拽了琴花头上的枕巾看她是假哭还是真哭，琴花手里拄着一根干柴棍抡过去敲在那人的屁股蛋上，就有人捂了嘴笑。琴花干哭着走近了哑巴，看到哑巴不仅没有泪蛋子在眼睛里滚，眼睛还望着两边的青山。琴花哭了两声不哭了，你的汉们你都不哭，我替你哭你好歹也应该装出一副丧夫的样子吧。

埋了腊宏，王胖孩叫来几个年长的坐下商量后事，一千人围着石磨开始议事。比如，这哑巴和孩子谁来照顾，怎么个照顾法，都得立个字据。韩冲说：“最好一次说断了，该出多少钱我一次性出够，要连带着这么个事，我以后还怎么讨媳妇？大伙研究下来觉得是个事情，明摆着青皮后生的紧急需要，事儿是不能拖泥带水，得快刀斩乱麻。

一个说：“事情既出由不得人，也是大事，人命关天，红嘴白牙说出来的就得有个道理！”

一个说：“哑巴虽然哑巴，但哑巴也是人。韩冲炸了人家的男人，虽然不是他有意想炸，既然炸了，要咱来当这个家，咱就不能理偏了哑巴，但也不能亏了韩冲。”

一个说：“毕竟和韩老五打架的事情不是一个年头了，怕不怕老公家怪罪下来？”

一个说：“现在的大事小事不就是俩钱吗？从光绪年到现在哪一件不是私了？有直道儿不走，偏走弯道儿。老公家也是人来主持嘛，要说活人的经验不一定比咱懂多少，舌头没脊梁来回打波浪，他们主持得了这个公道吗？”

王胖孩说：“话不能这么说，咱还是老公家管辖下的良民嘛！”

王胖孩要韩冲把哑巴找来，因为哑巴不说话，和她说话就比较困难。想来想去想了个写字，却也不知道她是否认字。王胖孩找了一本小学生的写字本和一根铅笔，在纸上工工整整写了一行字，递给哑巴看。

哑巴看了看，取过笔来，也写了一行字递过去。韩冲因为心里着急伸脖子过去看，年长的因为稀罕也伸过脖子，发现上面的第一行是村干部写的：“我是干部王胖孩，你叫啥？”后一行的字歪歪扭扭写了：“知道，我叫红霞。”

所有的人对视了一下，稀罕这个哑巴不简单，居然识得俩字。

“红霞，死的人死了，你计划怎么办？要多少钱？”

“不要。”

“红霞，不能不要钱。社会是出钱的社会，眼下农村里的狗都不吃屎了，为什么？就因为日子过好了。钱是啥？是个胆儿，胆气不壮，怕米团子过几天你母女仨也吃不上了。”

“不要。”

“红霞妇女，这钱说啥也得要，只说是要多少钱。你说个数，要高了韩冲压，要少了我们给你抬，叫人来就是为了两头取中间主持这个公道。”

“不要。”

小学生写字本上三行字歪歪扭扭看上去很醒目，大伙儿觉得这个红霞是气糊涂了，哪有男人被人炸死了不要钱的道理？要知道这样的结果还叫人来干啥？写好的纸条递给韩冲，要他看了拿主意，使了一下眼儿，两个人站起来走了出去。收住脚步，王胖孩说：“她不是个简单的妇女，不敢小看了，她想把你弄进去。”韩冲吓了一跳，脚尖踢着地面张开嘴看王胖孩。王胖孩歪了一下头很慎重地思忖了一下说：“哪有给钱不要的道理，你说，她不是想把你弄进去是什么？”韩冲越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王胖孩指着韩冲的脸说：“要暖化